

新編諸子集成

太玄

集注

中華書局

新編諸子集成

太玄集注

〔漢〕揚雄撰
〔宋〕司馬光集注
劉韶軍點校

中華書局

前言

揚雄（公元前五三年——公元一八年），字子雲，西漢思想家、文學家。出身於一個有貴族血統的小地主家庭，自幼好學，博覽羣書，尤好聖哲之書，為人簡易佚蕩，個性內向沉靜，好深湛之思，心有大志，淡泊名利。早年嘗從著名學者嚴遵遊，受老、莊之學，奠定「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自叙）的思想基礎。中年至京，晉見漢成帝，屢上辭賦，諷諭極盛則敗、位極終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道理，告誡人君應該「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以圖「子子孫孫長亡極」的萬世天下，但未得信用。晚年國家無道，政治腐敗，奸佞當塗，賢哲毀棄，揚雄遂退而草玄，總結自己一生所學所思及親身體驗，撰成太玄一書。揚雄深知「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崇言閔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故不以時人的譏嘲爲意，唯「竢知音之在後也」。可知，太玄其書實乃揚雄一生好學深思的結晶，是反映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人們通常囿於太玄的表面形式，以爲太玄祇是模仿周易的卜筮之書，以艱深文淺易，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其實沒有什麼深刻的道理，這種意見幾乎成了定論。其實不然，祇要認真研讀一下，就會看到，太玄的主旨是在探討整個世界（天地人）的根本性規律（玄）以及個人順應這個規律以立身處世避禍趨福的問題。將世界觀和人生哲學融會在一起，這是太玄暨揚雄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特色之一。表面上看，太玄論道談玄，距人事甚遠，其實它的意旨無一不是落腳於活生生的個人本位的人生問題上。在形式上，太玄確實模仿了周易，但它不僅是模仿，它還汲取利用了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建構出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結構體系。這種結構體系，在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無可驗證的直覺為特色、以意義含混多歧的語言為載體的龐大灰色背景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未始不是一個獨具價值的亮點。在思想內容上，太玄博取各種流派的學術思想因素，而以儒、道、易為主，綜會融通為一種新的思想學說。這種會通精神，在當時家法森嚴、門戶對立的氛圍中，誠屬難能可貴。從思想發展的邏輯綫索上看，太玄不僅承前，而且啟後，思想家如桓譚、王充、張衡以及葛洪、韓愈、陳搏、邵雍、司馬光等人，學術流派如魏晉玄學等均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太玄的影響。總而言之，透過太玄其書，我們可以看到揚雄其人好學深思、博覽綜會、雜而不亂、卓有創樹的學術與人格，益知太玄絕非毫無價值之書，同時也明確了太玄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應有地位。

無庸諱言，太玄確實形式奇特，語言晦澀，內容龐雜，思想幽晦。正因為如此，太玄纔成了中國歷史上素稱艱深晦澀而又毀譽懸絕的著作之一。前人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場上，對太玄給予了種種褒貶毀譽，我們今天儘可不去糾纏其中。但我們既然仍要研究太玄，則對於其書的艱深晦澀就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前人的舊注便對我們有了重要的參考價值。據現存的記載，早在揚雄親傳弟子侯芭之時，就已為太玄作注了。自那以後，直至晚清，注家合約七八十人，然而保留至今者僅十數家而已，其餘皆已亡佚。在現存的注釋中，尤以宋代司馬光的太玄集注素為人們推重。經過與其他注釋比較，我們覺得司馬光的集注確實深孚衆望。

司馬光（公元一〇一九年——一〇八六年），字君實，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自幼聰穎好學，手不釋卷，年二十便中進士。他在政治上穩重保守，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思想上，始終恪守儒家正統；學術上則嚴謹審慎，勤奮過人。王安石變法時，司馬光的主張不得採納，他便退居洛陽，率領同志，費時一十九年，編成歷史巨著資治通鑑。此外，他在音韻、文字學方面，也有很深造詣，集韻和類篇二書，都是在司馬光的主持下編成的。司馬光對於揚雄及其著作推崇備至，先後耗費多年的時間，分別為太玄和法言作成集注，流傳至今，成為今人閱讀二書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據司馬光的讀玄稱，司馬光原來也認爲揚雄仿易作玄，似有畫蛇添足之嫌，後經精心研讀，纔理解到太玄的價值，將揚雄推崇爲孔子之後第一人，「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這比韓愈所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的說法更進一步，將揚雄推到了極高的位置。他認爲太玄的價值在於：若以易爲天，則玄就是昇天的階梯，若欲昇天得道，則不可廢棄玄之階梯。他又說：「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在他看來，太玄和周易一樣，都是用來維護聖人之「大道」的工具，豈可橫加貶斥而不問青紅皂白。劉歆、班固以及當時諸儒對揚雄太玄的微辭和攻擊，在司馬光看來，都是不可接受的。

司馬光爲研究太玄，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據他在讀玄和集注序中講，慶曆中始得太玄而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儘管如此，仍不敢自信已經「盡契揚子之志」，自誠必須「比老終且學焉」。此後直到元豐五年，集注始成。在「疲精勞神三十餘年」之後，仍然十分審慎，以爲「訖不能造其藩籬」。司馬光治學一貫穩重踏實，嚴謹審慎，太玄集注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學風。正因爲如此，司馬光的這部集注便具備了很高的水準和突出的優點，大體說來，約有如下數端。

一般人作集注，往往缺乏自己的深刻理解和明確主見，對於各家注說不能抉擇取捨，結果祇能是不分輕重，羅列衆說，繁瑣蕪雜，漫無條理，使得讀者深陷衆說紛紜的迷霧之中，身不由己而更加糊塗。司馬光的集注則不然，他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獨特見解，然後廣泛搜集前人舊注，認真分析比較各家的優劣長短，去其荒誕不經的成分，取其有理有據的因素，融會貫通，擇善而從，重新組合，確有脫胎換骨、點石成金之妙。與舊注相比，司馬光的集注確實能夠釋疑去滯，簡明扼要，玄理昭然，貼切可信。即使後來各家注釋，亦不能超過司馬光的水平。我在校注太玄的過程中，參考過現存各家注本，對於司馬光集注的上述特長深有體會。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面對形形色色的蕪雜史料，廣取精華，故能鑄成不朽巨著。他的太玄集注，在規模上當然無法與通鑑相比，但在吸收繼承前人成果方面，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司馬光的集注不僅注意解釋太玄的文意，而且注意從文字校勘方面整理太玄。自漢至宋，千餘年間，太玄一書產生了多種版本，這些本子之間由於流傳的源流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異文異音異義。司馬光之前，無人注意從這方面整理研究。嚴謹踏實的學風使得司馬光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如果不把各本中的文字異同搞清楚，則將會使文義的解釋產生更多的分歧。因此，司馬光根據漢宋衷、吳陸績、晉范望、唐王涯、宋陳漸、吳

秘、宋惟幹七家注本，對其中的文字異同和異音異義進行了詳細校勘和記錄。這份資料對於後人的整理工作，具有十分寶貴的價值。這也是集注最具特色的優點之一。

上述七家舊注，今天除了晉范望的解贊之外，都已散失，正是靠司馬光的集注，宋、陸等六家舊注的一部分或片斷，纔得以保存至今。這對於後人研究漢魏之際的思想和學術，確實是一份重要的資料。

從另一個角度看，集注不僅是研究太玄的絕好資料，同時也是我們研究和了解司馬光的思想的重要資料。揚雄的太玄，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在政治風雲變幻無常、個人命運坎坷多艱，而他們的思想、理論和主張又得不到上層統治者的理解和重視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苦悶惆悵乃至無可奈何的情緒，和他們雖然信奉明哲保身、順時待命的處世哲學，而又不甘久居人下，盼望能有一番作爲而出人頭地的思想矛盾。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受到排斥打擊，不得已，祇好退居洛陽，以編修通鑑爲事。但他於心不甘，仍思謀進取，希望能按自己的主張整頓政務，挽救國家。此時他的心情正與太玄中的情緒暗合，不免對太玄一書倍感親切。故他在集注中常常情不自禁借注諷時，暗中發洩自己的不滿和意見。這樣，集注便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司馬光的某些思想觀點。清代學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謂揚雄草玄，其秘意全在刺莽。這種意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了司馬光借注譏時的啟發。

以上述說了太玄集注的種種特長，但這並不是說集注就是十全十美了。司馬光的集注，其最大的遺憾就在於它不是太玄的完注本。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司馬光祇爲太玄的前六卷即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測和玄首序、玄測序作了注，而留下後四卷即衝、錯、攤、瑩、捩、圖、數、文、告九篇文字不予作注。在今人看來，恰恰是這後四卷九篇文字更爲重要，所以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莫大的遺憾。比司馬光稍晚的許翰，字崧老（？——公元一一三三年），仿韓康伯注繫辭合王弼注六十四卦爲周易全書注之例，爲司馬光未注之後四卷作注，題爲玄解，合司馬光集注六卷始成太玄十卷全注本。但是，許解比之集注，太過簡略，又不易曉，有狗尾續貂之感。司馬光若地下有知，必不允其附驥千載。雖然如此，以其沿用既久，不便遽刪，此次校點姑存其舊。

另外，集注之中還有一些闕疑和不當之處。所謂闕疑，是指無注或缺注而明題「闕」字者。此「闕」字惟明抄本有，而道藏本、大典本、張士鎬本皆無。但據全部集注的情況看，這個「闕」字當是司馬光自題者，以示闕疑待考之義，這正是司馬光嚴謹踏實學風的一個反映，道藏等諸本刪之無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疑則闕之，這本是一種優點，但對後人來說，這些闕注的地方，往往正是不易理解的難點，故在客觀效果上講，這種闕注

又不能不是一種遺憾。至於注中的不當或欠妥之處，那更是任何一個注家和學者都不可避免的事，我們豈可多加非難。正因為前人存有闕疑和欠妥之處，所以纔需要後人繼續努力！再者，從所謂闡釋學的觀點看，注者表達出來的意思與作者正文所蘊含的意思不能沒有差距，何況又是集取舊注之文參以己意而成的集注，其中出現一些重複牴牾參差不齊的情況，更屬理所當然，這一類的問題祇能依靠讀者在認真研讀時去發現和糾正了。

關於太玄集注的版本，現存的有如下數種。

一、道藏本，在太清之部內，祇有司馬光的集注六卷，而無許解四卷。道藏刊於明正統年間（公元一四三六年——一四四九年），點校所用乃民國十四年上海涵芬樓影印本。

二、明抄本，十卷，據書尾題跋，該本抄成最遲不晚於明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年），所據何本已不可詳。前人多視之為宋抄，估計是明人據宋本影抄者。該本今藏於北京圖書館，定為明抄。有清一代太玄集注各種版本，皆出自此本，此類版本如五柳居本、孫澍增補本、子書百家本、吳汝綸點勘本、百子全書本、袁氏貞節堂抄本、臧在東抄本等，僅列其名，不一一介紹。

三、張士鎬本，六卷，明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刊，無許解，今惟北京圖書館有

藏，上海圖書館收有殘本三卷。點校所用即北圖所藏。該本似據道藏出，校其文字，多與道藏本同而與明抄本異。

四、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綫裝本永樂大典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四錄有太玄全文及宋陳仁子、胡次和、林希逸三家注。其太玄正文用晉范望注本，胡注也是一種集注，其中錄有司馬光集注，而未錄許解。可惜這一部分已非大典原繕寫本，而是後人的傳抄本，故其版本價值已有所降低，但不失為一種珍貴的版本資料。胡氏集注原書今有宋本殘卷（卷六窮首至失首次七）藏於北京圖書館，雖所剩無幾，但對校勘大典中的胡注及他本司馬光集注仍有重要參考價值。胡注成書約在南宋寧宗慶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前後，距司馬光集注不過百年左右，是現存時間最早的關於司馬光集注的版本資料，故其價值不可忽視。

五、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刻本。此本著錄於中國善本書總目，藏於山東省圖書館，我曾造訪該館，惜未得見原本。總目稱「太玄經集注六卷」，然又云「范注」，自相矛盾。因未見原書，故不詳究竟是何家所注。書在而不得見，憾莫大焉。

此次點校，所用版本即上述之前四種。因各本皆有訛誤衍脫倒錯，相比之下以明抄本較少，且為全本，故以明抄本為底本，用道藏本、大典本、張士鎬本及胡注殘卷對校前六

卷。後四卷許解，無他本可校，祇好用五柳居本作爲參考，斟酌文意，進行校改。五柳居本是清嘉慶三年蘇州書坊五柳居依據明抄本翻刻的本子。據書尾五柳居主人跋稱：「行款悉照原書，復浼顧君澗蘋重校一過，遇有疑似之處，仍存其舊，蓋慎之也。」這樣說來，五柳居本對明抄本未作任何改動。但今天校來，仍有不少異文，其中有的屬明抄本顯誤，如卷七玄測都序注「晝則陽推五福以類升」，明抄本「升」作「外」，五柳居本作「升」，又如卷七玄衝「毅敢」一段注中「此周公之所以獨見於眇綿者也」句，明抄本「此」作「北」，五柳居本作「此」，此類亦據五柳居本校改。此外還利用萬玉堂范望注本（明嘉靖六年刊）、諸子褒異叢書本（明天啟、崇禎間刊，僅一卷，乃太玄節錄）、太玄本旨（明葉子奇撰，明正德九年刊本）等進行對校，再參考有關資料，如許校所出他本異文、吳汝綸點勘批語、其他注說、考證及上下文意、反切等等，運用理校、本校的方法，綜合校考，此類情況都反映在校語中，不一一贅述。當然，底本顯誤，雖無其他資料對證，也可逕改，觀看校語，自然明白。

關於點校中的一些具體情況說明如下。屬於逕改不出校的有：揚雄的姓各本「揚」、「楊」不一，此統一作「揚」；「己巳巳」不分，各據文意定之；八十一首首數并其畫數偶有誤者，依其順序定之；個別音切「切」作「反」者；手寫簡體字、俗體字、避諱字；明顯的手

誤等。下述情況出校：底本誤脫衍錯而他本不誤脫衍錯，因據他本改補刪乙者；底本、他本文異而皆可通，且他本異文有參考價值，故不改底本而出他本異文者；底本有疑然無本據以決者。不改亦不出校的有：注中引書校以原文雖有省略而不妨文意者；後世通用而揚雄特意分別之字；各本全書正文與注文「於」、「于」不一，盧文弨以爲「經文通當作于」，今難斷定故一仍其舊者。此外，如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一律不出校以省繁。本書各本或名太玄集注，或名集注太玄，或名集注太玄經，今以明抄本爲準，名太玄集注。各卷之題各本亦不統一，今亦一依明抄本。

司馬光曾先後有讀玄、說玄、集注序三文，明抄本僅錄讀玄一篇，經與他本對校，發現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所載者誤處最少，故據文集重錄，並校以他本。惟文集題作說玄，今據他本改正。說玄則據永樂大典錄入，亦校以他本。集注序據道藏本錄入并校以他本。此三篇依寫作時間爲序放在全書之首。明抄本書後附有邢參、徐禎卿、錢大昕、唐仲冕等人題跋，此於了解明抄本的源流和價值很爲重要，故存而未刪。許解後的太玄曆據說是由「溫公手錄經後」，而且溫公集注亦一依此曆，故亦存之。此外由於司馬光集注中集取有漢宋衷、吳陸續、晉范望、唐王涯的注，故將陸續的述玄、范望的太玄解贊序、王涯的說玄從萬玉堂范本上轉錄過來，附在書後，作爲了解宋、陸、范、王的一點資料，同時也可幫

助讀者理解四家注。當然，轉錄時也據他本作了校正。

點校中，雖然得到各方的大力協助，基本將有關版本搜集齊備，但由於本人學力有限，錯誤和不當之處仍難避免，敬祈專家學者指正。

劉韶軍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

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一〕}，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二〕}，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昇天而廢其階乎？」

〔一〕「釋」，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懌」。

〔二〕「角逐」，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競」。

〔三〕「何異」，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何以異哉」。

也。先儒爲玄解者多矣，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司馬光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二」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一〕。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礮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爲七百二十九贊。

〔一〕「錯於」，大典本作「爲」，此據道藏本改。

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三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替之日。

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二〕，其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畸、贏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畸、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磧、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

〔二〕「卦」，大典本無，此據道藏本補。

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酉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酉，西方也，於易爲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酉相勅，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一作渙。之，并餘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八九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二三，謂之三摹。皆畫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攤、瑩、掙、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

易有說卦，玄有數。

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衝。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二〕，序卦之類也。

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二〕「之」，大典本無，此據道藏本補。

太玄集注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續作釋失^{〔一〕}，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司馬光序^{〔二〕}。

〔一〕「失」，大典本作「玄」，張士鑄本、五柳居本作「正」，道藏本作「失」，陸續述玄云：「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四部叢刊明萬玉堂翻宋本太玄經卷十末有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題記，云：「宋衷解詁，陸續釋失。」據此則當從道藏本作「失」。

〔二〕「司馬光」，道藏本無，此據張士鑄本補。

目錄

前言	……	一	戾	……	一八
讀玄	……	一	上	……	二〇
說玄	……	四	干	……	二三
太玄集注序	……	一	狩	……	二五
太玄集注卷第一			羨	……	二七
玄首序	……	一	差	……	二九
玄測序	……	三	童	……	三一
中	……	四	增	……	三三
周	……	九	太玄集注卷第二		
礪	……	一	銳	……	三六
閑	……	三	達	……	三八
少	……	五	交	……	四〇

太玄集注卷第三

裝	毅	斷	更	事	務	爭	樂	夷	格	釋	進	從	僊	奕
.....
七三	七一	六九	六七	六四	六一	五九	五七	五四	五二	五〇	四九	四七	四五	四三

太玄集注卷第四

廓	大	竈	遇	迎	應	法	居	盛	晬	疆	斂	親	密	衆
.....
一〇八	一〇六	一〇三	一〇一	九九	九七	九四	九一	八九	八七	八四	八二	八〇	七八	七五

太玄集注卷第五

飾	積	聚	翕	守	唵	滅	昆	永	度	常	唐	逃	禮	文
.....
一四六	一四四	一四二	一三九	一三七	一三五	一三二	一二九	一二六	一二四	一二一	一一九	一一六	一一四	一一一

太玄集注卷第六

劇	失	闕	成	堅	止	割	窮	曹	晦	去	內	沈	視	疑
.....
一八八	一八五	一八二	一七九	一七六	一七三	一七〇	一六九	一六六	一六三	一六〇	一五八	一五五	一五三	一四九

馴 一九〇

玄數 二二四

將 一九二

太玄集注卷第九

難 一九五

玄文 二三八

勤 一九七

玄掄 二四二

養 二〇〇

太玄集注卷第十

太玄集注卷第七

玄圖 二四五

玄首都序正文在卷一 二〇五

玄告 二五〇

玄首正文散在八十一首之首 二〇五

太玄曆附漢曆 二五三

玄測都序正文在卷一 二〇六

附 錄

玄測正文散在七百二十九贊之下 二〇六

諸家題跋 二六二

玄衝 二〇七

述玄 〔吳〕陸績 二六三

玄錯 二二〇

太玄解贊序 〔晉〕范望 二六七

玄攤 二二四

說玄 〔唐〕王涯 二六八

玄瑩 二二九

太玄集注卷第八

太玄集注卷第一

諸家皆謂之太玄經。

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按：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經」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揚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捩、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因之。小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攤、瑩、捩、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觀覽講解差便，今從之。宋、陸又於贊辭之前列天——始始、始中、始終、中始、中中、中終、終始、終中、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中、福大、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玄首序

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象天周運。」光謂：揚子嘆玄

道之順^{〔一〕}，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也。陰陽^{〔二〕}，配也。宋曰：「^{〔三〕}，配也。」王曰：「^{〔四〕}，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方州部家，三位疏成。范本「疏」作「踈」，王、小宋本作「統」，今從宋、陸本^{〔一〕}。宋曰：「疏，布也。」光謂：揚子名首之四重以方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二〕}，分正羣家」。玄者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綱紀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八十一首成矣。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陸曰：「玄數起於三，爲方州部家，轉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一宋、陸、王本「綱」作「剛」^{〔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舉也。揚

〔一〕明抄本「揚子」下有「曰」字，此據大典本、道藏本刪。

〔二〕明抄本「宋、陸本」下有「作疏」二字，此據全書注例及大典本、道藏本刪。

〔三〕明抄本「部」作「邦」，此據本書「玄圖」篇改。

〔四〕明抄本「剛」下有「誤也」二字，此據全書注例及大典本、道藏本刪。

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漫漶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區別其誼，使炳然散殊，若網在綱^{〔一〕}，有條而不紊，故曰「贊上羣綱，乃綜乎名」也^{〔二〕}。八十一首，歲事咸貞。首者，九贊之端首也^{〔三〕}。

玄測序

盛哉日乎，炳明離章，五色淳光。陸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爲晝夜休咎之徵也。日含五行之精以爲光明，故稱「淳光」。」光謂^{〔四〕}：晝夜循環，寒暑運行，以生萬物，成立歲功，皆日之所爲也。故揚子嘆以爲叙測之端。炳亦明也。離，文也。淳，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彰^{〔五〕}。夜則測陰，晝則測陽。一日兩贊，前贊爲晝，後贊爲夜。凡日法八十一分，晝贊直前半日，夜贊直後半日^{〔六〕}。晝夜之測，或否或臧。否，音鄙。宋曰：「否，不

〔一〕「若網在綱」，明抄本作「若網在綱」，此據五柳居本改。

〔二〕「綜」，明抄本誤作「摠」，此據正文及大典本、道藏本改。

〔三〕「首者」至「首也」八字，明抄本在「贊上羣綱」句注文末，此據道藏本移。

〔四〕「光」，明抄本脫，此據張士鎬本補。

〔五〕「不彰」下，明抄本有「舊本炳作丙」五字，此據全書注例及大典本、道藏本刪。

〔六〕「凡日」至「後半日」十九字，明抄本在中首初一注文末，此據道藏本、張士鎬本移。

善也。」范曰：「臧，善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陽爲出，陰爲入。陽爲顯，陰爲隱。陽爲善，陰爲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贊之陰陽也。晝爲陽，夜爲陰。升降相關，大貞乃通。關，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否塞而不行也。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也。」光謂：巡，行也。十日行乘十二子而爲六甲。逢，迎也。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范本「紀」作「記」，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治曆，所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百穀和熟，人得以自養也。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中。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之初一☵，日舍牽牛初度，冬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易以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兌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揚子本以顛頊及太初曆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

〔一〕「中之初一」，明抄本作「中一之初」，此據全書注例及張士鑄本改。

斗建不皆與今治曆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發斂萬物，而示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居宮室也。信無不在乎中者，揚子嘆二儀萬物變化云爲，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二)。信，辭也。

初一 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之貞也。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魂。侖，盧昆切。范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光謂：贊者，明聖人順天之序，修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心之爲用也神矣。一者，思之始也。君子之心可以鈎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靈，天地且不能隱其情，況萬類乎！以其思而未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貞也」^(三)。易曰：「正其本^(三)，萬物理。」

(二)「中心也」，明抄本「中」也「二」字間空白，此據大典本、道藏本、張士鎬本補。

(三)「貞」，明抄本作「正」，此據大典本、道藏本、張士鎬本改。

(三)「本」，明抄本作「始」，此據大戴禮記保傅篇及大典本改。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次二 神戰于玄，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陳，直刃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爲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爲惡，顧義則欲爲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人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中。子夏戰勝，故爲大賢，不勝則爲小人矣。

次三 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罔以爲庸」，范、小宋本無「罔」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也。」王曰：「陽氣益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爲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所爲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己，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爲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次四 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庫虛之否，不能大受也。庫，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臣位極盛，當高而自庫，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爲，故曰「庫虛無因」。光謂：庫，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隆、德之盛也。四當夜，小人也，而逼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簡，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子罕言命。」又「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